



死刑台

〔苏〕钦·艾特玛托夫 著
陈铎 陈宝辰 谷兴亚译

陈铎 陈宝辰 谷兴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死刑台

〔苏〕钦·艾特玛托夫 著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ПЛАХА

根据《Новый Мир》1986年6.8.9期译出

死 刑 台

[苏]钦·艾特玛托夫 著

陈铨 陈宝辰 谷兴亚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插页 253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50册

ISBN 7-5059-0106-0/I·72 定价：2.85元

“怪诞”的构思和深邃的意蕴

——《死刑台》的文化启示录

严永兴

艾特玛托夫的新作《死刑台》新颖而又“怪诞”，正因为如此，作品一经发表便在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同时也招来某些物议和不同看法。

应该说，《死刑台》并不是作家信手拈来和集现实、幻想、宗教的“大杂烩”，而是他继《一日长于百年》(1980)后经六年的对社会、现实、世界、人生、命运、矛盾的认真体验感受和严肃分析思索的产物，是艺术上艰苦探索和苦心孤诣构思的结晶。作品确实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存在着某些违反现实主义常规的“怪诞”或“荒诞”之处，但我们透过这“怪诞”的外壳却能觅见作品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创造和开拓，它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也有劝喻式的哲理思索；既有对恶的鞭笞，也有对善的渴望；既有对人的心灵的微观剖析，也有对人类命运的宏观

025/66
思辨。作品所呈现出的那种深邃和怪诞、新颖和奥博便形成了《死刑台》的特色。

动物世界和生存竞争

动物形象是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别了，古利萨雷》的骏马，《白轮船》的长角母鹿，《花狗崖》的小花狗，《一日长于百年》的骆驼，都是作家笔下富有特色的动物形象。但如《死刑台》那样把狼的家庭的命运写得那么凄楚感人，把狼的心理刻画得那么精彩绝伦，把它们的悲惨遭遇作为贯穿整部作品始终的线索来描绘，恐怕还是首次。作品中的重大情节和主要人物无不与它有着紧密的关联。但这种联系不仅仅只是一种结构和情节上的粘合剂及手法上的虚拟性。动物世界的出现，在这里融铸了作家对当今人与自然这一重大生态学问题和人性、人道主义这一重大社会哲学问题的观点与倾向。

在作家笔下，狼是大自然的精灵和化身，有着人类善良的本性：爱子、友情和对家庭的眷恋。因此，在狼的眼里，偷猎者是比它更为可怕、更为凶残的动物，而俄巴底亚才是善良的、可以与之和平相处、不能伤害的同类。可是在世俗人的眼里，狼是生性凶残的动物，即使把牲畜当作自己生命的牧羊人波士顿也持这样的观点。当他打死公狼后，母狼阿克巴拉背走了他的小儿子，他急忙奔出去朝它开枪，结果却一枪打死了自己心爱的孩子。波士顿在悔恨交加之中打死了母狼和巴扎尔拜。这是一场人与动物

的悲剧冲突，是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的冲突。作家认为，失去狼崽的母狼的报复并没有什么理智、道德可言，因为它毕竟是头野兽！可是人不是动物，人是有理性、有感情、有道德的。人为了保持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应当也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决不能滥杀动物，即使是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同样，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如果我们也象野兽一样丧失理智和道德意识，而仅仅依靠报复和惩罚，借助于核武器来对话的话，那么受到惩罚和损害的必定是人类自身。

“让世界充满爱”，这是艾特玛托夫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一理想除了通过对莫尤库姆草原大规模捕杀长鼻羚羊的揭露和对狼的家庭悲剧的描述，更集中体现在俄巴底亚·卡利斯特拉托夫这一人物形象上。

俄巴底亚与基督耶稣

波士顿与俄巴底亚在《死刑台》里是两个互不关连、各不相同的主人公。苏联有的评论家在争论时，认为波士顿是现实的人，而俄巴底亚是理想的人，并且表示更喜爱现实的波士顿。这也许有他们的道理。在第三部里出现的波士顿似乎较之一、二部里的主角俄巴底亚更现实，更少幻想和宗教色彩。他的形象显示了当代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生活、向往和追求，但他的最终命运若不是与狼的命运相结合，表现出悲剧的深沉涵义，是不可能有如此令人震

惊的力量的。因为一个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当代作家面对世界严峻的现实，已经不能只满足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一个角色，描写一个角落，而是要在作品中贯穿一个全世界的思想，用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揭示世界的矛盾和人类的忧虑，用自己的笔唤起人们的理智与希冀，在春天的田野里共享一片和平的蓝天。这就要求作家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新的突破和超越，要表现出当代人物性格的所有矛盾性和复杂性，显示出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的全部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理想人物”的俄巴底亚较之“现实人物”的波士顿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俄巴底亚·卡利斯特拉托夫是个神学院的学生，是个基督教徒，这首先便是作家改变艺术视角的大胆尝试和探索，由此便生发出他对世界、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神学、宗教、道德的独特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但俄巴底亚又不是位“圣徒”，他对他笃信的宗教并不十分虔诚，他反对神学院神甫的宗教教义，试图用新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上帝和周围的世界，这又形成了这一人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他善良、纯洁、宽容。无论是对采集和贩运大麻的黑团伙，还是对大肆屠杀羚羊的围猎者，他都想用自己的行动和心灵来影响他们，唤起他们的良知，甚至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以善和人道主义精神来拯救这个充满暴力、吸毒、犯罪的邪恶世界。作家把这一人物写成基督教徒，给他取名为俄巴底亚，让他被贩毒者扔下火车，

在昏迷中来到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神奇般地经历了耶稣同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对话和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最后他又被偷猎者绑到一株盐木上，丢弃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中殉难，都是企图把他同耶稣的形象联系起来。这里，对无神论者的作家是否在宣扬宗教信仰的疑惑是没有必要的。很明显，艾特玛托夫是试图寻找这样一个基点，一个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又通向永恒的人类根深蒂固的基点——那就是爱。它是世界不必要依靠极为残酷的核战争对话，而最终取得和谐的唯一途径。基督耶稣和俄巴底亚都是以这一高尚的道德标准生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并且甘愿为实现这一道德标准去受难，去宽恕人们的罪行。

在作家虚构的、充满政治哲学思辨的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中，作家强调的只是这一点，在俄巴底亚的言行中，作家突出的也是这一点。俄巴底亚说：“在我们之上，有上帝这一最崇高的精神和善良的尺度。”显然作家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精神上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全人类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爱。如果人人都能如俄巴底亚那样对人们充满了爱，而且为此目的，去作出并非英雄主义的充满价值的自我牺牲，那么他将通过自己的悲剧在众人中再生（即劝喻地发挥着作用），使和平与和谐永存。

宗教色彩与原罪意识

否认《死刑台》里的“信教”宣传，并不意味着同时

否定作品中的宗教色彩。除了俄巴底亚这个基督教徒身上所积淀和固有的宗教烙印和色彩外，作品中还存在另一个带有较浓宗教色彩的“热点”，那就是基督教教义中常见的原罪意识。

当俄巴底亚来到莫斯科，准备从那儿转车去中亚，参加采集大麻的活动前，他在普希金纪念馆里听到了保加利亚歌手演唱的教堂歌曲。演出深深打动了俄巴底亚的心，他觉得世界是那么不和谐：美妙的音乐同吸毒者的堕落，善与恶……音乐使他审视到人的灵魂，发生顿悟，悟出不久前他读过的一篇短篇小说《六个人和第七个》的深刻含义。为什么打入白匪军内部的契卡人员，即第七个人，因六个白匪企图逃离困境而把他们打死后要打枪自杀呢？原来这就是原罪意识，他意识到，人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这种原罪意识几乎笼罩了整部作品。坎达洛夫之流在虐杀大批动物和残害俄巴底亚的同时，不也正在毁灭他们自身吗？虽然他们的肉体并没有被送上死刑台，但他们的灵魂不早已在精神的“死刑台”面前呻吟、挣扎了吗？格里尚之流在采集、贩运大麻，使青少年吸毒犯罪道德堕落的同时，不也正在毁灭他们自身吗？他们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巴扎尔拜、波士顿在伤害动物之后，不也同时毁灭了自身？如果更进一步，那些为了完成肉类收购任务而组织大规模围猎的区领导，那些对青少年吸毒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宣传部门和领导者，那些

阻挠改革、使波士顿的好友死于非命的官僚主义者科奇科尔巴耶夫之流不也在毁灭他们的自身，应当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法庭的审判吗？

确实，《死刑台》在艺术品格上存在不确定的、模糊的因素，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怪诞”、神秘的宗教色彩。但正是这种色彩显示了作家大胆的探索、突破和超越。作家通过现实生活这块调色板和富有主体意识的画笔把带有宗教色彩的原罪意识升华成一种超越事件的形体和人的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维。它提醒人们，人的悲剧就在于面对自己精神上的“死刑台”而不自觉，但又无法逃避由“原罪”而形成的心灵挣扎和内心惩罚。如果我们拨开宗教色彩的迷障，企图从作品中寻找某种意义，那么就会发现，它就是我们对时代悲惨的启示录。它之所以悲惨，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充满着那么多触目惊心的邪恶和不和谐，是因为人类至今未能找到消除邪恶和对抗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因为人们对那些把真善美带给人间而努力缺乏理解和同情。它之所以具有启示性，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们时代严酷的现实。

现实主义与假定形式

艾特玛托夫《死刑台》的艺术成就和特色，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也反映在他对形式的突破和超越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作家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模式和审美方式。在

《死刑台》里我们看到，作家对莫尤库姆草原的大规模捕杀羚羊，贩毒黑团伙的罪恶活动，波士顿农场新与旧的斗争等这些重大情节和现实生活都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写作的，它准确地传达出社会的现实和矛盾，成为作品的基本色调。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为了使那些不确定的、不具体的因素笼罩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增大时空跨度和作品的内在意蕴，使作品具有对世界、对时代的抽象概括意义，把作品的结构作了某种调整 and 变化。俄巴底亚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的情节、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狼的命运与遭际都是被作家大大强化、虚拟和夸大的。它们并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甚至连耶稣的神话情节都是经过作家改造过的。这些都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近似“怪诞”的结构，它对现实主义的传统结构原则无疑是一种突破，同时，也对我们原有的审美经验提出了挑战 and 疑问。

这种突破和超越还包括对俄巴底亚这一人物性格的夸张与变形，使他的形象特征远比波士顿难以被人接受。但是，应该指出，作家的本意并非要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寻找现实的典型性格，他是作家灵魂（主观意识）的熔炉里以一种假定形式炼就的一个富有寓言和启示性的人物，以表达作家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意识，是作家通过许多非现实的中介，采取既来于生活又偏离生活的反映方式塑造的艺术典型，以追求作品艺术概括的品格。

很显然，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更不是文学

创作的教条，它必须按照艺术内容的更新和审美视点的嬗变而不断有所变化和革新。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还必须不断地超越自我，更新自己业已成熟的轻车熟路的表现形式。艾特玛托夫有意识地在《一日长于百年》和《死刑台》中采用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不同的假定性表现手法，一方面反映了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能力的廓大与表现手法的多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读者的审美视点不滞留于作品所展现的具体事件形态和人物性格上，而深入到作品的内核，从一个新的高度审视和把握作品的内涵与意蕴，从而产生超越作品具体事件和内容的广泛联想。

艾特玛托夫以自己的创造和开拓又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供思考的文学作品，它是现实的、悲剧性的，又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具有全球意识的。这是作家对苏联文学的又一贡献。

第 一 部

—

在向阳一面的山坡上，紧接着短促柔和得有如孩童呼吸一样的白昼暖意之后，天气很快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起了变化——从冰山刮来了大风，早降的暮色寒气凛冽，无处不入，带着行将到来的雪夜那层冷嗖嗖的蓝色阴影，已经悄悄地爬过了一条条狭谷。

周围是厚厚的积雪。伊塞克湖畔一带山岭的冈峦全都被两天前刮过的一场大风雪所埋住。这场大风雪来得好象任性的大自然由于心血来潮而放的一场大火那样突然。当时风雪大作，异常可怖——在茫茫的风雪中，群山隐没了，天空隐没了，整个此前可见的世界都消失了。后来风住雪霁，天气放晴。经历了暴风雪的群山被白皑皑的雪堆封住，矗立在一片麻木不仁、超凡脱俗、冷漠凝固的沉经之中。

唯有一架大吨位直升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越来越

近。在这暮色苍茫的时刻，这架直升飞机正沿着乌宗—恰特峡谷飞向冰天雪地的阿拉—蒙久山口。山口卷云缭绕，仿佛向疾风劲吹的高空冒烟。轰鸣声不断增大，不断靠近，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强，终于君临一切，彻底统治了整个空间，以压倒一切的隆隆巨响回荡在唯有声和光才能到达的山脊、峰巅和巍峨的冰峰的上空。隆隆的飞机声又在岩石和峡谷当中多次被回声反射而不断加强，以锐不可当和凶猛可怖之势从头顶上方猛压下来，似乎马上就要出现有如地震之时所发生的恐怖现象……

在一个危急的时刻果然出现了这类情况——在直升飞机的航线内有个被大风刮得寸草不存的石子斜坡，坡上的一小片沙砾坡地被声波震得开始滑坡，但是马上又象被念咒止住的血一样停住片刻。不过，本来就不结实的土壤只要活动这么一下，就足以使一些沉重的石块离开陡坡往下滚滑，越滚越快，边滚边向四面八方扩散，扬起雪尘和带动碎石，滚到山脚便象颗颗炮弹爆炸一样迸开，越过红柳丛和伏牛花丛，穿透雪堆，连滚带飞地砸在一个狼窝的洞口。这个山洞是两只狼棲身之所，洞口上方有块突出的岩石遮挡，前面有杂草屏蔽，靠近一条只冻了一半的温暖小溪。

母狼阿克巴拉纵身往后一跳，闪开纷纷落下的石子和雪尘，倒退着缩回黑暗的山洞深处，把身体象弹簧一样蜷缩起来，鬃毛倒竖，两只眼睛瞪着前方，在半明半暗之中闪出野性的磷光，准备随时冲出去进行格斗。不过母狼实在

没有必要这样担心：只有在无遮无拦的草原上被直升飞机追逐才是可怕的事，因为那里没处可躲，直升飞机又紧追不舍，螺旋桨的呼啸震耳欲聋，自动步枪不断打来一梭梭子弹，在整个世界上都没有逃脱直升飞机追击的生路，无缝无隙可以隐藏桀骜不驯的狼脑袋，须知大地是不会裂开，让被追杀的狼钻进去避难的。

在山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山里总是可以窜逃，总能找到地方藏匿，等到险情过去。所以，在深山里直升飞机并不可怕，反而是直升飞机本身要胆战心惊。然而恐惧本来就是不可理喻的，更何况母狼已经多次体验过恐惧哩。飞机声越来越逼近，母狼高声哀鸣起来，还把身体缩成一团，藏起脑袋。它的神经终于经受不住，彻底瓦解了——它吓得束手无策，头脑不清，于是狂嗥起来，肚子贴着地面战战兢兢地爬向洞口，凶恶绝望地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准备进行厮杀，但又不离开原地，好象希望把在峡谷上方隆隆响着的这个钢铁怪物吓得掉头逃走。这个怪物一出现，连山上的石头也纷纷坠下，仿佛地震一般。

听见阿克巴拉惊惶嗥叫，它的公狼塔什柴纳尔探身进入洞穴。自从母狼怀胎之日起，公狼大部分时间不留在窝里，而是呆在杂草丛中背风的地方。塔什柴纳尔这个词的意思是“能咬碎石头的家伙”，这一带的牧羊人之所以给这头公狼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原因是它的腭骨非常有力，什么都能嚼碎。现在它爬向母狼躺着的地方，发出安慰的呜呜声，好象是用自己的身体屏护着母狼，使之不受袭

击。母狼侧身贴着公狼，越贴越紧，继续嗥个不停，不知是向不公平的天公，还是向不知其名的什么人，或是向自己不幸的命运苦苦哀告，甚至等到直升飞机已经消失在雄伟的阿拉一久蒙冰川后面，连隆隆的声音也被乌云挡隔得完全听不见之后，母狼仍然浑身发抖，不能自持。

在这片恍如天坍之后马上笼罩着群山的寂静之中，母狼突然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体内，具体说是听见自己腹内有生命搏动的声响。这种声响它以前也听到过一回。那是在它的捕猎生涯初期。有一次它扑上去咬死一只肥大的母兔，这母兔的肚子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眼睛看不见的活物在蠕动。这个奇怪的情况使得好奇的小母狼惊讶万分，很感兴趣。它纳闷地支起耳朵，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这头被它咬死的猎物。这个情况太过奇异，也太不可理解了，所以它甚至想同这些不可见的躯体嬉戏，就象猫儿逗弄半死的老鼠那样。如今轮到它发现自己肚子里面有一堆这种活物。如果情况顺利，再过一周半或两周就会来到世上的这几个家伙已经时刻提醒母亲有它们的存在，不过目前仍是尚未出生的小崽，与母腹不可分离，是母体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母腹内所产生的模糊潜意识中也经历了母亲本身所经历的震惊和绝望。这是它们与外面的世界以及与今后敌视它们的现实头一次进行间接接触。它们在母亲腹内动起来，以此响应母亲的痛苦。它们很害怕，这种恐惧是通过母亲的血液传递给它们的。

倾听着自己活跃的肚皮里面那不由自主的动静，母狼

阿克巴拉激动起来，心跳加速，因为心脏充满勇气，充满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腹内怀着的小崽，使之不致遇险的决心。现在它会毫不犹豫地去和任何人或兽进行拼杀。保存后代的伟大天性征服了阿克巴拉，它即时感到有一股温情的热流涌遍全身，要求爱抚和温暖未来的小狼崽子，好象它们已经躺在它身边那样给它们哺乳。这是对幸福的预感。母狼闭上眼睛，由于惬意。也由于肚皮上那两排大奶头正在灌奶胀得发红而哼哼起来，懒洋洋、慢吞吞地把身体伸得和洞穴一样长。它完全平静下来了，于是又向自己的灰鬃公狼塔什柴纳尔挪过去。塔什柴纳尔身强力壮，皮毛又密又暖，富有弹性。连向来阴郁的塔什柴纳尔这时也觉察到行将当母亲的母狼有什么感受，并且通过某种嗅觉知道母狼腹内的动静，因而大概也受到了感动。它竖起一只耳朵，抬起又方又大的脑袋。在两只深陷的黑眼睛里，瞳仁闪着熠熠寒光，露出迷离的神色，但又掠过一丝幸福将至的朦胧预感。它克制地呜呜叫起来，哼哼哧哧，以此表示爱怜之情，以及绝对服从和无条件地保护蓝眼母狼的决心。它还伸出既宽大又温暖湿润的舌头用心地舔舐阿克巴拉的脑袋，特别是尽意舔舐那双发亮的蓝眼睛和那个鼻头。阿克巴拉一向喜欢塔什柴纳尔的舌头。当这头公狼冲动得浑身发抖，向它挑逗调情之际，那舌头由于充血而发烫，变得象蛇一样富有弹性，灵活有劲，虽说阿克巴拉在开始的时刻总是装出一副对此无动于衷的样子。在不是冲动以及饱餐之后的惬意时刻，阿克巴拉的这头公狼的舌头